



序 幕

4月21日 复活节星期一的傍晚 晴 蒂尔加滕公园^[1]

春日黄昏闪耀的橙色，将橡树和欧洲七叶树林包裹的林间小径染上了一层绚丽的色彩。

没有风，四周悄无声息，回响在耳畔的只有乌鸫的鸣叫。乌鸫停驻在小道边一块深褐色的圆石上，抬头朝向天空，一边晃着尾巴，一边专注地叫着，好像在惋惜那即将消逝的夕阳。

[1]译者注：蒂尔加滕公园，德国首都柏林的一座城市公园，是德国第三大、柏林第二大市内公园。园内及周边建有许多国会和政府机构，其中包括德国总统官邸贝尔维尤宫。



这只乌鸦刚刚被藏在树丛里的小狼崽紧紧地盯上了。小狼崽鼻尖顶着前爪，屏住气息，眼睛连眨都不眨，就那么趴伏在地上。

虽然已经出生三个多月了，可这匹小狼崽连只老鼠或者小鸟都没抓到过。同时出生的其他幼崽，早已好几次成功捕杀到小动物。对于作为狩猎专家的狼来说，这只小狼崽大概算是晚熟的了。狼崽们一起玩耍时偶尔会遇到远处横穿树丛的老鼠，通常总是这匹小狼崽最先发现，但它却从不立即扑过去。它倒是天性谨慎，不确认清楚对手是怎样的就坚决不行动。但就在这空当，老鼠便让其他兄弟逮住了。

这匹小狼崽总是比兄弟们落后一步。当其他狼崽竖起褐色的毛、笨拙地冲向猎物时，它只有眼巴巴看着的份儿。当然，被盯上的小动物们也没犯迷糊，大多数情况下都能逃掉。但偶尔也有狼崽能用前爪成功摠住猎物。这时候，抓到猎物的狼崽就会骄傲地竖起尾巴逞威风。它们那副模样让这孩子十分窝火。更何况，猎物被死死摠住后，就很难抢走了。一旦猎物在前，其他狼崽也一反平时玩笑、胡闹的样子，都认真起来。

在这个冬天出生的狼崽中，就数这匹小狼崽最瘦小，即便吼啸着靠近兄弟们，其他狼崽也丝毫没有惧色。反而它总是被其他狼崽用头推倒在地，再用锋利的牙齿咬住肩膀或肚子。虽然这匹小狼崽也会猛踢后腿，咬回去，但最终还是败给疼痛，嗷嗷惨叫着逃跑。

但是，此刻，其他狼崽都不在身边。不，不只是兄弟姐妹，

爸爸、妈妈还有狼群里的其他成年狼们也是……

大家都去了别的什么地方。

因为那次倒霉的事件，小狼崽和狼群走散了。

于是，小狼崽现在孤身一匹，在远离故乡的陌生树林里徘徊了好多天。

早就没有谁会送来食物。自己不去狩猎的话，只能饿肚子。小狼崽盯上了眼前岩石上的这只乌鸦。

乌鸦舒畅地鸣唱了一阵子，突然一下子落到地上，或许发现了可吃的虫子，开始忘我地啄起土来。

小狼崽一直等待的就是这个机会。

它回想起鸟肉的滋味，心中充满期待，于是就扭动着屁股，在树丛中摆好架势。

突然，乌鸦定住了，歪了下脖子。

再一转眼，小狼崽就扑了上去。可是，爪子抓到的只是毫无用处的土块。小鸟蹬了下地面，便翩然飞走了。

小狼崽望着天空，郁闷不已。

为什么乌鸦会觉察到自己啊？

正这么想着的时候，远处传来声响。

是人类的脚步声……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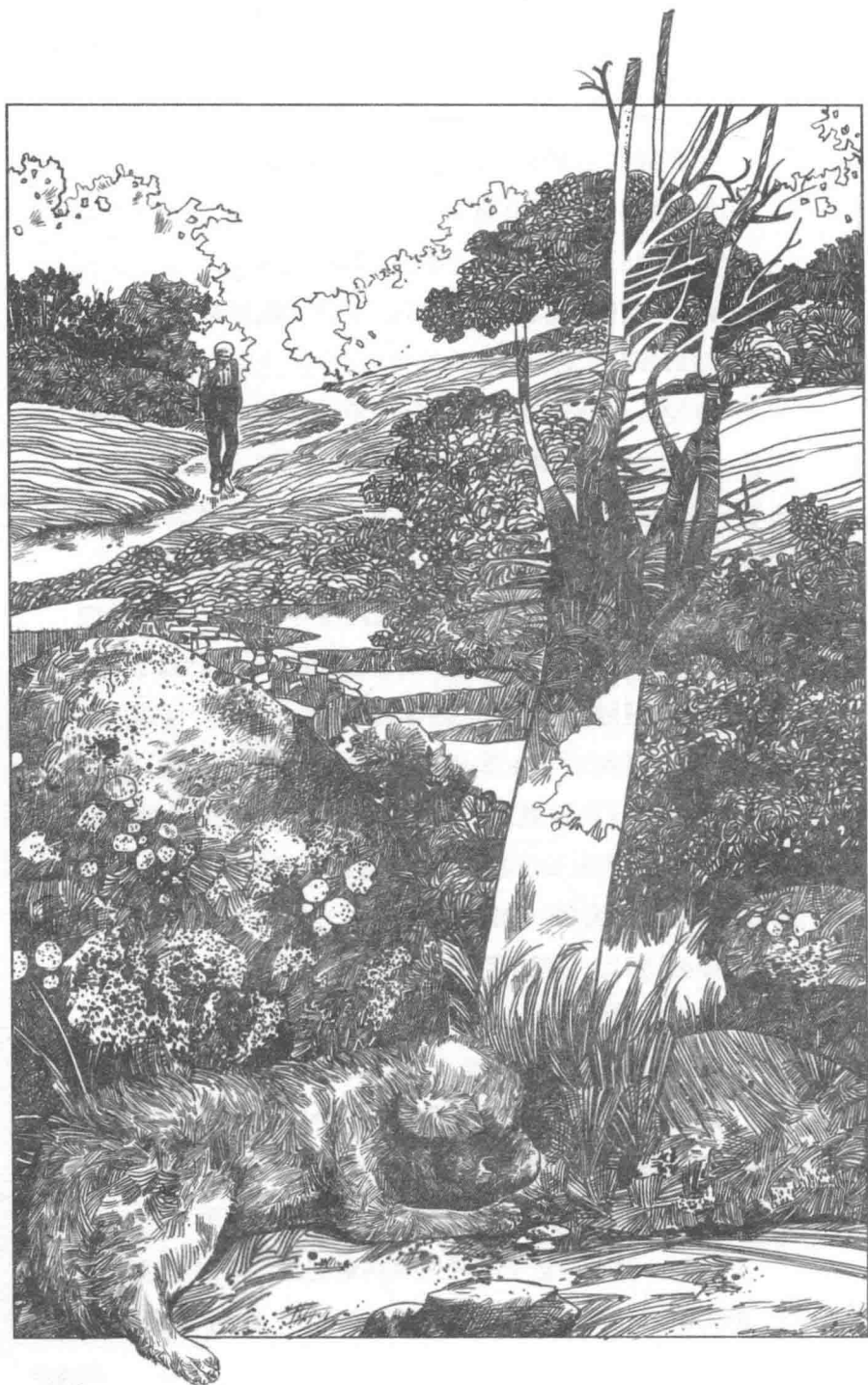
小狼崽急忙躲到岩石后面的树丛里，凝视着小径尽头。

它紧绷着神经，在原地一动也不敢动。不一会儿，一个老年男人的身影在树枝间出现。

夕阳下，男人的影子深沉地映在地上。

男人仿佛精疲力竭般拖着沉重的脚步，缓慢地走在嫩





草香气四溢的林间小道上。

男人声音低沉地哼唱着。

看样子，好像是在哼唱着什么歌。

小狼崽在树丛里目送男人走远的背影。过了一会儿，它突然间迈出脚步，追随而去。



— 离家出走

4月26日 星期六下午 晴 蒂尔加滕公园

我也不清楚自己为什么会离家出走。回过神的时候，我已经乘上快铁，奔向蒂尔加滕公园了。那是复活节过后，4月末一个周六下午的事情。

我今年十四岁，从七岁起一直住在德国柏林。

我的名字是山本亮。

但是，大家都叫我里欧。

六年前，刚转学到德国小学的时候，班上的同学和老师没人能准确叫出我的名字 RYO（亮）。对于德国人来说，这是很难发的音节组合。我也懒得每次都纠正他们，于是为了

让大家叫起来方便，我就把名字改成了“里欧”。从那时起，叫我亮的就只有住在日本的爷爷奶奶。

我现在是中学八年级^[1]的学生。德国的中学是从十一岁到十九岁的初高中一贯式教育。年级从小学开始算起，八年级相当于日本的初中二年级。入学已有三年，我也完全适应了这里的校园生活，还加入了电影兴趣小组，本来这个夏天还要作为副导演参加制作纪录片的……

那是假定式的未来。对于此刻的我来说，已变成百分之百不会发生的未来了。

这个月初，爸爸收到了要他回日本总部的调令。对于身为报社记者的父亲来说，工作调动就是宿命。通常差不多每三年就会有一次人事变动，只是爸爸作为柏林分局的局长，赴任以来，已经过去六年了。

不管怎样，迟早都要回日本的。虽然一直做着这样的心理准备，但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，我觉得那一天也许永远不会到来。

可是……

记得上周和妈妈一起去学校告知我要转学的那天，负责办理事务手续的班主任辛慈老师，站在放学后空荡荡的走廊上跟我们分别的时候，打量了一下我的脸，这样说道：

“Sei ein guter Sohn! (做个好儿子!)”

我当然知道。

[1] 译者注：相当于中国教育制度初中二年级。



“但哪有那么容易……”

我嘟哝着望向电车窗外。

不知不觉间电车驶近蒂尔加滕公园。眼前的道路变为高架，公园的绿树青茵尽收眼底，蔓延开来。树枝间，嫩叶欣欣向荣，春光跳跃闪烁，仿佛掀起一片绿色的海浪。

我按下随身带着的摄像机开关。

在蒂尔加滕公园一隅的贝尔维尤站，我下了车。我在日语补习学校的班级上任班主任小林老师，就住在那里。

小林老师原本是个音乐家，因为本职工作越来越忙碌，今年就从补习学校离职了。不知道是什么原因，小林老师和我爸爸关系很好，即便是辞掉学校的工作之后，也会不定期到爸爸的分局帮忙，直到现在都是我们全家的朋友。最近，对于独生子女的我来说，他就像是哥哥一样。

我离开公园，向着河流的方向走去。

这是施普雷河。它发源于捷克边境附近的考特玛，穿过森林茂美的上卢萨蒂亚山系，跨越包岑原野、施普雷瓦尔德的森林和湿地，流经柏林，注入哈弗尔湖。河流进入柏林后分为数道支流，在柏林市内纵横交错。听说光是桥梁的数目，柏林比威尼斯还多，但这一点很多人都不知道。

进入4月以来，柏林突然变暖和了，有好几天气温都超过25摄氏度。暖风从河那边缓缓吹来，这预示着今天还会更热。还没走几步，我身上的T恤就已经湿透了。

从贝尔维尤站走出约一百米，就来到施普雷河。

那里有座“熊之桥”。其实它叫莫阿比特桥，因为桥的

每根栏杆上都装饰着蓝色的熊铜像，老师就总叫它熊之桥。

走到桥头，我停下了脚步。桥的入口处被铁丝网封锁了。警察站在铁丝网前，神情颇为紧张，紧盯着公园里面。

好像发生了什么事。

蒂尔加滕公园森林的一角有总统官邸贝尔维尤宫，所以附近只要有点儿风吹草动，警备立刻就会严起来。

这样的话别说车了，人呀，狗呀，猫呀都过不了桥。

我这么想着，瞥了眼暗暗发光的铁丝网，在上桥前就左转了。去小林老师家，不需要过桥。

桥头有家创立了一百五十年的老咖啡厅，老师家从那里转弯，沿河岸走不远就到了。

施普雷河在柏林市内森罗密布，也发挥着运河的功能。平时小货船来来往往。入春以来，总能见到满载着观光客的游船。

老师家附近也有栈桥，河岸边白杨树林对面停靠着一艘藏蓝、白色和红色条纹相间的、吃水线很低的中型货船。

对岸矗立着新建成的内政部大楼和饭店，还有IT产业相关的办公楼群。听爸爸说那里已然成为柏林的新地标。

爸爸讲过，这片区域本来是高级住宅区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几乎全被烧毁了。仔细看的话，在新建筑中间，还星星点点地残留着百年以上的老建筑风貌。

小林老师住的地方也是一片老建筑，那是一百二十多年前建造的一幢五层楼老房子，红砖都已经熏成了黑褐色。

玄关上方装饰着美丽的浮雕，以古式字体写着：



HAUS WINTERGARTEN

WINTERGARTEN，直译的话是“冬之庭”，也就是“冬之庭院”的意思。WINTERGARTEN 在德语里指房子附带的温室。

这栋房子在平台的位置原本有一个大玻璃房的温室，名字也由此而来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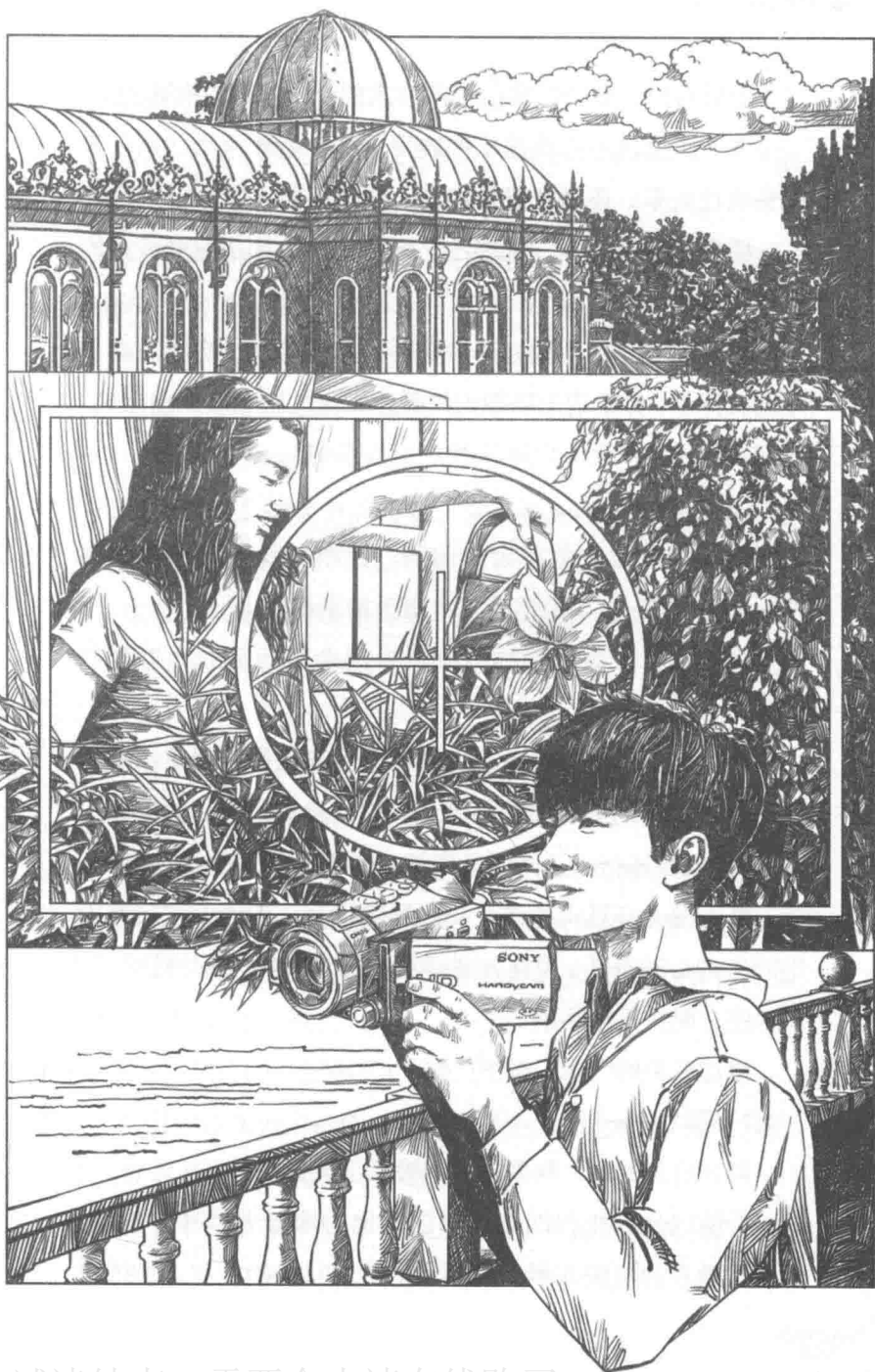
圆形的屋顶，即使透过白色窗框看上去也很吸引眼球。据说温室呈现一种被称为“青年风格”的装饰艺术样式，其本身就是艺术。

我常常带着摄像机到处走，来这儿也准备好了随时可以录像。今年元旦，我几乎花费全部财产买了这部摄像机。索尼的超小型摄像机，正好能握在手里，是让我引以为豪的宝贝。我时常用它拍摄，记录城市风景。这么说来就像是影像日记。

我托起摄影机，透过取景器，注视着冬之庭院。

现在是4月，温室的窗户大敞着。在凤尾草和垂榕的翠绿之间，盛开着娇艳的粉色镶边的白色圣灵花。因为花朵在圣灵降临节^[1]时盛开，所以就起了这个名字。听妈妈说在日本，这种花叫芍药。

[1] 编者注：圣灵降临节，基督教节日，为纪念耶稣复活后差遣圣灵降临而举行的庆祝节日。《圣经》里记载，耶稣在复活后第50天差遣圣灵降临，门徒领受圣灵，开始布道。教会据此规定每年复活节后的第50天为“圣灵降临节”。



试读结束：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：www.ertongbook.com

取景器里，有个弯腰给芍药浇水的女孩忽然看向这边。

那一头金色的自然蓬松的卷发，仿佛就算再怎么用皮筋把头发往后束，还是像要爆炸了一样，鸟窝一个。

那是弗朗契丝卡，这座冬之庭院的主人福尔克曼夫人的女儿，年纪应该比我小一岁。

我举起手“嗨”地打了声招呼。弗朗契丝卡也神采奕奕地向我挥手，鼻子边上隐隐约约长着雀斑的脸上绽放出微笑。我们没见过几次面，但她待我总是很亲切。

“守在吗？”

我叫着老师的名字大声询问。弗朗契丝卡隔着温室窗户，回答“在——”，并活泼地用手指了指上面。

仔细聆听，可以隐约听到风中混杂着低沉的大提琴的乐声。

小林老师是这家的房客，住在最上面的第五层（在德国叫四层。日本的第一层是从地上算起，然后一层、两层数上去），同一层还租了一间屋子作练习室用，等于独占整层楼。

事先没说好就来拜访，我已经做好万一老师不在我就等他回来的心理准备。现在知道老师在家，我心里顿时踏实了。

总之现在不想回家。

穿过玄关的门廊，按下门铃。

“丁零零——”

声音出奇的大，我差点儿都被震上天了。

听说这是因为弗朗契丝卡已过世的姨母当年耳朵不好，为了让她在屋里织东西的时候也能听到访客的铃声，才把声

音设置得这么响的。

估计是弗朗契丝卡帮我开的门，很快自动解锁的铃声就响了。

向里推开硕大的玄关门，我走进房子。就在那时，什么东西突然飞了过来。

我吓得惊叫一声，差点儿一屁股坐在地上。

定睛看了看，是只小狗。

一条有点儿脏的狗。

它披着一身深褐色的短毛，全身宛如涂了一层金色，鼻子是黑色的。

这时，从走廊的暗处传来一声尖厉的声音。

“喂！快点儿把门关上！”

“哎？”

“门，别让它出去！”

我慌慌张张地赶紧关上门。

关门的时候，小狗一直哼哼着鼻子，在我脚边来回捣蛋，差点儿没咬上我手里拿着的背包。我啊啊地惨叫着，总算是抱住背包，躲开了它的攻击。正当这时，玄关旁边的门开了，弗朗契丝卡探进头来。

“彼得！好啦，别闹了！”

随着弗朗契丝卡的叫喊声，走廊上的男人吹了一声口哨，小狗便立刻连滚带爬地向他跑去。

那是个肩膀宽厚壮实、看上去上了年纪的男人。但要说是老人的话，还为时尚早。也许是新来的房客吧。



男人完全无视我们的存在，一声“来”催了下小狗，就从走廊往中庭的方向大阔步走去。

他满脸冷淡，好像与全世界为敌都无所谓似的。

真让人讨厌。

嘁，臭老头。

我心里正碎念着，看到弗朗契丝卡探过头来，一副担心的样子。

“不好意思……没受伤吧？”弗朗契丝卡问道。

“没事。那家伙是谁呀？”

“马科斯吗？我叔祖，奶奶的小叔子，这个冬天住到这来的。彼得那只小狗倒是四五天前刚来的，是马科斯不知从哪里捡的。妈妈说可能是只迷路的狗，马科斯却硬说是被遗弃的，就自己养起来了。一开始它完全不肯亲近人，老是躲在庭院的角落里，大概是从昨天开始的吧，就像刚才那样和叔祖关系特别好了。”

“是吗？”

就算是说客套话，我也实在不想说那是只可爱的小狗。我没养过狗，也看得出来它多大了，但我要是养的话，还是养只稍微乖巧点儿的小狗更好。

算了，不管别人的闲事。我对弗朗契丝卡说了声“一会儿再见”，就乘上了走廊尽头的老旧电梯。

我刚一敲门，屋里的音乐声就突然停了。门一打开，探出一个戴着黑框眼镜的刺猬头。

是小林老师，一位三十多岁的单身汉。

“哦，离家出走的少年，我正等着你呢。”

“正等我呢？老师知道我要来吗？”

“刚才你妈妈打过电话了。听说你早上和山本先生吵得很凶？”

老师一边笑着，一边用右手食指和左手食指表演打架。

我只能苦笑。

没想到离家出走之后这么轻易地就被妈妈猜到了我要去的地方。可是，我真没有别的可去之处了。

“总之先进来吧。我现在还在上课，详细的情况等会儿再说。”

我走进练习室，把背包放在门旁边。屋里光线暗淡，是为了不让阳光直射乐器，一直拉着窗帘的缘故。

有一个学生抱着大提琴坐在那里，短发，是一个眼神看起来有点儿狂妄的亚洲人。一定是个日本人吧？

“我的学生明·冯·施托姆。”

冯·施托姆……德国人的姓，这么说是混血？

我没说出声，只是用口型问了下，小林老师点了点头。

“是的。这位是亮。对了，你们应该是同龄吧，明也提过自己十四岁了。”

我向他看去，明冲我微微一笑。

“你吃午饭了吗？”小林老师问我。

“上车前吃了香肠。”

“是吗？那就先到那边听吧。明今年冬天刚从日本过来，到我这儿上课也是最近才开始的。不过在日本应该已经下



了不少功夫，这个年纪，已经能拉很多曲子了。刚才在练习的是巴赫《马太受难曲》中的《我的神，由于我所流的眼泪，请垂怜我》这首曲子。下次打算带他一起去附近的教会演奏呢。”

说完，老师催促明：“来，从头再来一遍，这次一直拉到结尾。”

明点点头。

于是刚才回荡在屋外的曲子再次回响起来。

这是一首非常适合春日忧郁的午后听的、有些伤感的曲子。

平时，我极少听古典音乐，但偶尔听听也不错。

听着听着，我感觉冲出家门时的那股兴奋劲儿慢慢冷却下来，我又恢复到往常的自己了。

窗帘只拉开了一道细缝，春光从缝隙间照进来。我用手指轻轻撩起窗帘，向下望去。

刚才那个老人在中庭和那只金色的小狗欢乐地嬉戏着。

仿若画一般的光景。

我再次从背包里掏出摄像机，开始录像。

侧耳倾听着美妙的旋律，目光固定在如此沉静单纯的画面，不知怎的，我感觉心里那股不痛快也变得有些不现实了。

搬家……真的吗？

就在三天前我才得知搬家的具体日子。

就算是因为工作调动没有办法，跟我说两周后就搬家，我还是不能接受。

这样太突然了，连告别会都来不及准备。

可是，爸爸一点儿也不能理解我的心情。

我还是有点儿生气。

这难道不是家长太自私了吗？

这时，外面突然“啪嗒啪嗒”地响起剧烈的轰鸣声。

我站起来掀开窗帘，看到中庭那边的天空飞来一架巨大的直升机，嗡嗡地径直驶向这边。

“啪嗒啪嗒啪嗒——”

那是仿佛什么东西要爆裂一般的猛烈的螺旋桨声。

直升机黑漆漆的影子逼近这里。噪音更像是在排挤周围的空气，声响越来越剧烈。直升机飞过头上的屋顶，过了一会儿，声音突然停住了。

周围又一下子恢复了寂静。

我感觉终于得救了似的，深深呼出一口气。

接下来，远处又响起警车的警笛声。

而且越来越近。不一会儿，警笛声重叠成一片，从四面八方聚集过来。这绝不是一两辆警车的声音。

明拿着琴弓，走到与中庭方向相反的窗户边。

我也从那边的窗户眺望窗外，看见河边有很多人在跑，桥那边停着好几辆警车。

“出事了吧？”我问明。

“嗯，发生了什么呢？”明用流利的日语回答我。

房间门突然被推开了，弗朗契丝卡跑进来。她用德语迭声叫道：“不好了，不好了。直升机就在旁边降落了。”